

## 青 灰

韦国华

草木灰。我们叫青灰，他们听不懂；但他们说草木灰，我们一听就懂——小学课本里写着草木灰，老师曾告诉我们，草木灰，就是家里灶膛里的青灰。

在城里人眼里，草木灰是毫无用处的废物，是该丢弃的垃圾。但在我们乡下人看来，它绝非废物，反倒算得上是一件宝贝。

春天一到，我家菜园里的小青菜、茄子、南瓜、黄瓜、葫芦等蔬菜的幼苗，便争先恐后地钻出土壤，嫩嫩的茎和叶，把菜园铺得一片翠绿。也就在这时，那种长着黄色硬翅膀、我们称之为“黄莺子”的小飞虫，会成群结队地不知从哪儿飞来，像土匪似的扑进菜园，拼命啃食各类菜苗，把菜苗的叶子啃得千疮百孔。这时，母亲总会让我从灶膛和火窟里铲出青灰，一筐筐拎到菜园，再一把把撒到南瓜秧、葫芦秧、茄子秧等害虫最爱的菜苗叶上、藤茎上。这下，那些“黄莺子”、毛毛虫之类的害虫，便纷纷狼狽撤退，逃到它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去了。

春夏之交，金寨的山林里长着一种植物：枝干清瘦，卵形的叶片对生，状如碧玉簪。若揉搓它的叶片，

一股难以言喻的清香便弥漫开来，仿佛山野赠予的秘语。初夏时节，它会开出淡黄色的细碎小花，在叶丛间羞怯地闪烁，为这片翠绿添上一抹温柔的光晕。这便是我们金寨乡下的特产——观音豆腐树。在老家，家家户户都会做观音豆腐，碧玉般的豆腐清凉可口，是盛夏解暑的绝佳美味。制作它，离不开一样关键原料——青灰。

制作前，我们从灶膛里挖一碗新鲜的青灰，倒入清水搅动、沉淀。待我们把翠绿的观音豆腐树叶揉搓出的汁液过滤到盆里后，再将事先沉淀好的青灰水隔着纱布倒入碧绿的汁水中，边倒边搅拌，半小时后，碧玉般的观音豆腐便大功告成。夏天回金寨，县城梅山镇的一些饭店里总能点到这道特色菜，一碗拌上香油、辣酱和蒜泥的观音豆腐，说它是兼具色、香、味的艺术品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秋日瓜果丰收之际，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——收集保存南瓜、丝瓜、葫芦之类的种子。这时，母亲会让我用青灰加水搅成糊状，把各类瓜果种揉进去，再按成一块块肥，按在我家草屋西边的山墙外侧。风干

后，这些藏着种子的肥便牢牢粘在墙上，种子既不会被虫鼠咬啃，也不会长霉变质。到了次年清明前后，只需铲下肥、敲出种子，便可播种了。

如今，大棚蔬菜科学种植普及，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供应充足，早已不受季节限制。即便在寒冷的冬季，超市里的蔬菜也种类繁多、琳琅满目。但直到上世纪末，我们老家农村还没有大棚蔬菜的概念。冰天雪地的冬日里，农家除了耐寒的大白菜、菠菜、萝卜和蒜苗，再无其他蔬菜可吃，辣椒之类的时鲜蔬菜，早已销声匿迹。但我们有自己的保鲜妙招：入冬前，装一大筐青灰，把秋天收获的辣椒等可保鲜蔬菜埋进青灰里。等到过年时，我们依然能吃到脆嫩爽口的辣椒。

青灰在农村的充分利用，将废物化为“宝”，这不过是数千年来厚重的中国农耕文化中微不足道的一笔。在悠悠灿烂、灿若星河的中国农耕文化里，蕴藏着人类建设性思维的巨大智慧，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，更为如今的工业化与现代化，提供了能源再生、废物利用、物质循环利用乃至科技进步的最原始、最朴素的发展与革新理念。一项种田责任制的诞生，曾引发农村经济、国有企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系列重大变革；农家的铁匠棚，能发展为现代化钢铁厂；牛拉的犁把，催生出自动驾驶的拖拉机与收割机；小河里垒起的灌溉石堰，能演进为如今的三峡大坝；湖泊中的小渔船、小渔船，最终孕育出万吨巨轮……

## 心有安处，便是快乐

王国信

快乐，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，也无需堆砌万千财富方能抵达，它藏在平凡朝夕里，栖于从容心境中。

做好当下、珍惜所拥有，便是解锁快乐的密钥。我们总追逐远方繁华，抱怨当下匮乏，却忽略了清晨暖阳、午后清风、家人叮咛、朋友陪伴——这些触手可及的温暖，正是快乐最真的模样。不执着于未得到，不惋惜已失去，心怀感恩接纳当下，快乐便会如清泉般流淌进生活的每一处。

热爱财富本无可厚非，金钱是生活的底气。但若将金钱奉为唯一目标，把追逐财富当作生活的全部意义，便会陷入迷茫与焦虑。有人为钱财熬夜奔波、透支健康，有人为利益尔虞我诈、耗尽心力，有人坐拥万贯却内心空虚、郁郁寡欢。这般的钱而活，如同被枷锁束缚，失去感知美好的能力，即便富甲一方，也与快乐无缘。真正的通透，是给欲望设限，让金钱服务于生活，而非让生活沦为金钱的奴隶。

能让自己活得快乐自在，便是真聪明、真通透。人生在世，最难得的并非拥有多少成就，而是在纷繁世界中守住本心，不被喧嚣裹挟，不被他人评价左右，活得通透坦荡。我们总在意外界眼光，迎合他人期待，在患得患失中内耗，在斤斤计较中添烦。殊不知，烦恼的根源不在他人，而在自身心境：一念转变，烦恼便烟消云散；自身改变，周遭一切皆会向好。若困在执念中执迷不悟，即便外界顺遂，也终究感受不到快乐。

能让自己与他人一同解脱烦恼，便是真智慧、真慈悲。快乐从不是独善其身的愉悦，而是兼济他人的温暖。心怀善意，包容体谅，接纳自身不完美，宽容他人过失，治愈自己也抚慰他人，快乐便会在彼此滋养中加倍。如天空容纳繁星、大海包容百川、大地承载生灵，心胸广阔便不被琐事扰，心怀宽容便不被怨困，内心坚定便不被浮躁所动。这份从容豁达，既能让自己获得安宁，也能为身边人带去温暖，便是最高级的快乐。

很多人追寻快乐却不得，根源在于本末倒置：真正的快乐，从不是拥有得多，而是计较得少。纵有万贯家财，若事事攀比、处处计较，内心仍会被焦虑填满；即便拥有不多，若心胸坦荡、知足常乐，便能在平凡中品味幸福。人生本就无常，缘聚缘散，不必刻意抗拒，也无需执着追求，顺其自然便是最好。接纳每一次遇见与别离，珍惜每一段陪伴与相守，不纠缠、不执念，方能收获内心的平静与快乐。

快乐是一种选择。学会随缘，不执着于不可控之事，便会发现一切皆顺；不苛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便会惊喜于生活的馈赠。心放平，眼中便无非纷争；心放正，脚下便无荆棘坎坷；心放下，心中便无执念烦恼，永恒的安乐与幸福也会随之而来。

我们总抱怨生活不公、羡慕他人快乐，却忘了快乐从不在别处，就在自己心中。它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也不是刻意追求的目标，而是一种心态，一种修行。认真做好每一天，珍惜所拥有，放宽心、少计较、顺其自然，不困于执念、不忧于过往、不惧于未来，便能在平凡生活中，收获最持久、最纯粹的快乐。人生一世，不过是求一份心安、得一份自在，而这份心安与自在，便是快乐最好的模样，更是我们每个人应追求的生活境界。



## 总以春风相待我

杨 旻

时间快过零点的时候，我正开车经过天兴洲大桥，瞥了眼后视镜，儿子在母亲的怀里熟睡着。过了长江就到武昌了，在这个春分之日，我带着家人又来到了武汉。虽然我只在这里生活过两年，但心里一直念叨着，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。

那是2012年12月12日，我第一次来武汉，从安徽到这里，坐绿皮火车只需短短几个小时，可怀揣的梦想和沉沉的行李，却让那趟行程显得格外漫长。当时也是凌晨抵达汉口，随后登上部队的卡车前往军营，由此开启了我两年的军旅生涯。自那以后，我对武汉，总有了不一样的感情。就像今天来武汉的高速公路上起了很大的雾，肉眼能看见的路很短，我心里的路却亮堂。

到酒店时已至深夜，疲惫的我很快便睡着了，如今早已不记得那天是否做过梦，若有，梦里定是香甜的。上午起床以后，我和家人一起去了东湖。我来过武汉很多次，以前从未专程观赏过东湖的樱花。这次沾了儿子的光，漫步东湖之畔，好好欣赏这片成片的花海。东湖樱花园里，花美、花多，人也多。走进园子，便真正置身万花丛中，满园的花儿簇拥着、喧闹着，争着抢着闯入人们的眼眸，萦绕在鼻尖，这大概就是群芳争艳吧。浅色的、深色的，盛开的、含苞待放的……一股脑地相拥在一起，就连阳光里，都弥漫着花儿的芬芳与美好。有的花儿缀在高高的树冠上，一簇一簇，老远就能看见，格外显眼。有的枝条被压得低垂，一根根枝条上缀满鲜花，让留影的人轻易便能与春共舞。一旁小溪的水面上，朵朵花瓣随水流飘远，向远方捎去了春天的问候。年幼的儿子，对这一切都充满好奇，一会儿在草地上奔跑，一会儿要大人抱起他，去瞧瞧那朵朵鲜花，一会儿又学着大人的模样，拿着手机拍照。我跟着他跑来跑去，感受着这份充实的快乐与美好。跑累了，便坐在草地上凸起的大石头上，看着爸妈和爱人陪着儿子玩耍。恍惚间忽然想起，我虽没看过东湖的樱花，却见过武汉的樱花——不记得是何年何月，只记得那时的樱花树下，我还穿着绿色的军装……恍惚的时光很短，孩子的呼唤将我拉回现实，我又陪着家人开开心心地玩闹，微风拂面、阳光暖身，这趟东湖之旅满是欢声笑语。

第二天，我早早起床，心里依旧迫不及待——一周前，我就和战友约好了今天的行程。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我终于带着家人，走进了曾经奋斗、生活过的部队大院。其实退伍后，我每次来武汉，不论住得有多远，基本上都会来这里，在大院门口站一会儿，看一看，默默回想里的一切，追忆着自己曾经在这里的点点滴滴。就像昨晚饭后，我路过这里时，还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又一眼。一夜醒来，时隔多年，我陪着父母、爱人，带着孩子，再次来到这里——我是何其开心！这天，我走进了曾经住过的房间，来到了曾经训练过的场地，看了看以前的工位。我抱着孩子，走在十几年来多次出现在梦里的地方，心里满是激动与满足。这里的每一个角落、每一扇窗户，我都尽量指给孩子看、讲给他听。我知道，年幼的他此刻还无法理解这份情感，我只是想和他说说他爸爸年少时的模样。其实此刻我在想，我对他说的这些话，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？可爱的他边听我说，边用力点头，这着实让我心里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幸福。窗外的桂花树，依旧和多年前记忆中的模样一样，只是桂花开了一季又一季，迎来了无数陌生又熟悉的面孔。院子里，一如既往清爽干净的柏油路上，这些年又铺刻下多少官兵坚定的步伐。如今，我离开部队已十一年，上次走进这座大院，还是七年前。记得上次来，大院里还有不少熟悉的战友；这次再来，熟人已寥寥无几。我不知道下次再来，这里会有怎样的变化。或许人们只能铭记从前，无法预知未来，但我清楚，无论未来某一天，我都会深爱着这里。这时，远处走来的队列喊着铿锵有力的口号，声音震耳欲聋，由远及近，又随着队列走向远方。相逢总有别离，别离总会重逢，我怀着久违的喜悦与不舍，与熟悉的军营道别，下次再会。走进大院，满是回忆；走出大院，思绪万千。返程路上，我的手不自觉地伸出车窗，柔风轻抚掌心，捎来春日里的温暖。我想，无论今夕何年，武汉总以春风待我。

此刻，我从武汉返回安徽已一周，夜已深，我在单位值班室辗转难眠，于是写下了这些文字。而在我内心深处，一直深感荣幸——从参军入伍到后来加入警营，不论是橄榄绿还是藏青蓝，我都能举起右手，向祖国敬礼！



## 春 兰

潘晓春 文/图

对着一盆兰花拍照  
每一个角度都不肯错过

兰花不吱声  
叶子摆成的姿态，和花蕊  
保持娇羞模样

窗外，风吹进来  
很轻，我颤抖的心跳  
藏着一片山谷  
有鸟鸣，却安静

又是一年新茶季。身在茶乡，不懂茶，年岁越来越大，愈发戒成喝茶，八杯白开水、偶尔咖啡混一天。却自豪于本土茶叶的典故，《红楼梦》中贾母说她不懂六安茶，张爱玲《半生缘》里顾太太是正经八百的六安州人，人在上海，泡了壶茶，笑着说：“茶叶棍子站起来，怕是要来客人。”每看至此，我会心一笑，这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六安说法。

我童年痴迷各种民间传说，在书店看到《苏州的传说》，攒了零花钱买下。姑苏旖旎风物，大多看了便忘。其中有着碧螺春的故事，一渔家女打鱼辛苦，头昏目眩，胡乱掐了一把碧螺树叶嚼，顿感醒脑开窍，心神清明。又拍了些揣在怀里带回家，没想到到叶子遇人身上的热气，冲泡后异香扑鼻，乡人取名“吓煞人香”，后康熙南巡品此茶，见茶色碧绿、形如田螺，嫌俚语粗俗，赐名“碧螺春”。

每个春茶季，总感觉得四周空气闹哄哄的，小学一年一度地远足扫墓让孩子们的心松快了，大人的心也浮在半空，呼朋引伴打听谁家亲戚在山里，能买到上好的新茶，带着白铁皮桶，交代熟人代买多少新茶。收到新茶的快手手人，用透明玻璃杯冲泡上，献宝一般端在众人面前：“看汤色多绿，条形多好，香味多正。”香气外溢的我，疑心自己在《皇帝的新装》现场，见一圈谄媚大臣跟风：“看，多么漂亮的纹样，多么鲜艳的色彩。”大人们说新茶有花香，甚至准确到是兰花花香，到我上大学着品红茶，品香氛时，才明白世间的味觉感受是一门玄学：有人从普通的霞多丽、西拉子、黑皮诺中闻到泥土味、皮革味、矿物质味，有人从一缕香氛的前中后调里，闻到广阔

的草原味、阳光下的木质味、雨林深处腐殖质散发的气味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我小时只知道本土三大名茶：黄芽、瓜片、小兰花。碧螺春，那是超出我认知的茶，心里存了一尝的想法。

多年后在上海俏江南喝到碧螺春，茶需单独点，不像家乡小城，客人坐下，服务员先免费上一壶茶：排档有香味无形的抽屉，像中药铺的药柜。老板从博古架上的青花缠枝莲纹瓷罐里舀出茉莉干花蓓蕾，一边问我们是哪里人。我们说安徽的，老板说：“安徽产茶呀，南方人也会来北京买茶？”我们地处江淮之间，极为尴尬，南方人说我们是北方人，北方人说我们是南方人，颇有蝙蝠两头不靠的感觉。我们与老板聊茶，相谈甚欢，老板自嘲：“北方不产茶，北方人也不懂茶，喜欢花

茶的浓香，茶叶品质却不好。”光阴似白驹过隙，一直没再去帝都，估计大栅栏那一带已不复存在。

后来在旅程中看到各种茶。去海南，当地人竭力推荐白茶，我在人潮的旅游地买了，也抱着游客的猎奇心态。黄帝与蚩尤大战，蚩尤身死，其遗族孤悬海岛，雨林中奇花异草蓊郁，见血封喉树兀立一旁，所有旅途快事事故，适合在一杯氤氲的白茶沉浮中讲述。

茶里怎能漏了西湖龙井？从小就听《采茶舞曲》里的“溪水清清溪水长”，在梅家坞，阳春三月雨中品茗赏西湖，柳丝如烟，缀以桃红，品尝所谓“姑娘茶”“姑娘茶”，以采摘者的外在形象定义茶的等级，算是茶文化的一种衍生。后来在本土一家茶店，也见过十八九岁的姑娘赤脚踩酒糟，名曰“姑娘酒”。世人果然喜欢青春年华，若无深情，谁会“更爱你现在饱经沧桑的容颜”？

一阵迷恋红茶，网购了斯里兰卡红茶，包装精美，几乎要买还珠，据说在英伦销量靠前。将其调成奶茶，配上黄油

## 月 牙 枕

刘家宝

每天清晨，差不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，小外孙就会从睡梦中醒来，小小的身子一骨碌翻起来，第一时间抱住身边的月牙枕，小脸紧紧贴上去，用额头蹭着，再亲上几口，嘴里发出含混、不太清晰的语音：“妈——妈，妈——妈！”

那声音轻得像羽毛，却重重落在我的心上，真心疼人！这是一个橘黄色的月牙枕，上面印着一些细碎的白花，软软的、暖暖的，是女儿孕期间用垫背和烟肚子的。孩子虽小，却有灵性。小外孙肯定能从月牙枕上嗅到妈妈的气息，因而，他对这个月牙枕特别亲。哭闹时，只要把月牙枕递过去，他就会张开双臂抱住，立马安静下来；每天中午、晚上睡觉前，他也总会把月牙枕紧紧搂在胸前，这样才能安然入睡。

一岁多的孩子，远离父母，留在老家，辗转于爷爷奶奶家和姥姥姥爷家，每每想到这件事，我都能感觉到隐隐的心痛。我知道，孩子是想念父母的，隔代的爱再多，也替代不了父爱母爱；我知道，父母带孩子最好，把孩子交给老一辈人带，孩子的童年难免有缺憾。

女儿、女婿何尝不想念孩子呢？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以他们如今的工作，加班是常态，出差是常事。深夜的办公室，有他们伏案的身影；凌晨的动车站，有他们匆忙的脚步。那种高强度、快节奏的城市生活，使得他们自己带孩子成了天方夜谭！

话又说回来了，当初我带女儿时，总希望她好好学习、展翅高飞，总盼着她能挣脱小城的束缚，去更远的地方看更美的风景。结果如愿了，如愿之后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女儿身上担负着繁重的科研任务，自然也就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们了……

原来，父母的期盼从来都是一场矛盾的修行：既盼着孩子飞得更高，又怕孩子飞得太远；既盼着孩子志在四方，又盼着孩子常伴左右。的确矛盾！但矛盾也没办法，只能想开，或许，矛盾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吧！

此刻，小外孙又抱着月牙枕酣然入梦，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意，甜甜的。或许在睡梦中，他正幸福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吧！

曲奇、羊角面包和咖啡，翻几页《傲慢与偏见》，便是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般的下午茶。当年东印度公司引进的中国红茶奇货可居，引领了英人的喝茶潮流，东风西渐，也有水土不服，英人备下刀叉餐盘恭候红茶。中国红茶一直占据英国进口的大份额，近年因欧盟农残标准，被南亚红茶抢了头筹，我深以为憾。间歇性迷恋红茶，买了金骏眉，用滚水冲泡，茶汤金红，倒于青瓷开片杯中，一口一杯，冬夜灯盏如豆，闲话家常，或窝在沙发上看一部电影，便是完美的一天。

前年春天去本地一家瓜片茶园体验采茶，阳光下茶叶像一簇簇跳跃的绿色火苗。我戴着筒笠式遮阳帽，腰挎茶篓，听茶农介绍，摘一芽二三叶。茶篓如我，半小时摘下来，茶篓底部覆盖着盖。不知稼穡之苦的我们，以为是悠然的田园生活，采茶女说，茶季天刚亮就上山摘茶，中午有人送饭，摘到天擦黑才下山，包吃包喝，一天下来腰酸背痛，工钱一百二十元。下山参观工厂，主人说，瓜片因工艺独特，形似瓜子，茶汤碧绿，鲜叶须及时分老叶、嫩叶炒制，每个烘笼放茶叶近十斤，下置烧旺的炭火盆，炒茶工两人抬烘笼烘上数秒，即烘即走，边烘边翻。一笼茶要烘五六次，热浪滚滚，汗如雨下，真是辛苦的体力活。等烘至叶片绿中带霜，趁热装筒封口。

又是一年新茶季。冰箱里隔年的憔悴老绿茶，只配做茶叶蛋。路边茶铺早忙开了，烘笼、炭火盆摆开阵势杀青、拉火，地上洒了一圈碎沫，茶香染上路边的香樟树，绵延数十米，路人纷纷道：“新茶呵，真香！”